

创作剧目选

1

福建省戏剧研究所编

1978.8

人 物

近大

钟海莲 女 东沃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
43岁

老 李 男 党的地下交通员 钟海莲的丈夫 25岁 (序幕年龄)

高小海 男 东沃渔业大队民兵连长 26岁

张海山 男 东沃渔业大队干部 50岁

阿林嫂 女 社员 42岁

阿 秀 女 社员 赤脚医生 阿林嫂之女 23岁

水 生 男 社员 20岁

英 子 女 海军某文工团员 台胞林通达之妹 25岁

渔 民 群众若干

阿 虎 男 台湾渔民 钟海莲之子 24岁

依 隆 男 台湾高山族渔民 63岁

林通达 男 台轮“福来号”船长 40岁

阿 里 男 台湾渔民 26岁

祥 佛 男 台湾渔民 16岁

阿 泉 男 台湾渔民 30岁

阿 林 男 投诚的国民党士兵 52岁

阿 彩 女 台湾省基隆某工厂女工 19岁

贾 义 男 混入台湾渔民中的国民党特务 58岁

马登林 男 县水产局干部 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55岁

李茂财 男 基隆某渔业公司管事 45岁

台湾警察甲乙

便衣匪特甲乙

序 幕

〔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一个深夜。

〔鹰翅岛的沃口。在闪电中只见怪

石狰狞，枯枝扯手，海浪发似地翻腾，发出可怕的声音。

〔幕启：钟海莲从岩石后潜出，稀可见她身背孩子登上礁岩向远处眺望。突然“砰、砰”的枪响，老李身背海螺，手执短枪上。

老 李：海莲。

钟海莲：老李，是海上侦缉队？

老 李：奇怪，我们怎么被发现了？！

钟海莲：快走！

〔“砰”，一声枪响，小孩啼哭。

老 李：孩子负伤了。

钟海莲：老李，快走。

〔又一声枪响，老李负伤。

钟海莲：老李，老李……。

老 李：海莲，有内奸，我，我……（挣扎欲起）

钟海莲：老李，我去。

老 李：好，快游过海去，把情报送给解放军。（递过海螺）

钟海莲：你放心吧。

〔接海螺欲走，返回深情地看了看孩子和丈夫。

钟海莲：老李，我走了。

老 李：快走，不要管我。

〔钟海莲跳下大海。老李伏在礁岩后阻击敌人，见钟海莲远去，从枝叶掩埋的岩石后遁去。少顷，贾义、马登林及两便衣上搜查。

便衣甲：报告，没有。

贾 义：他妈的，不见了，搜！（二便衣搜查）马登林，这么重要的情报也不早点放个屁，哼！

马登林：我，我也是刚知道的啊！

便衣甲：（发现）海里有人！

贾 义：追！

〔贾义、马登林及两便衣下。

李：（从岩石后出）马登林，这个内奸！

衣甲：（上）抓活的！

〔老李开枪击毙便衣甲。双方激战，马登林抄老李的身后爬上，老李发现急转身向马开枪，不幸子弹已尽。〕

马登林：哈哈……姓李的。

老李：（抓起地上石块扑向马登林）内奸！

〔电闪雷鸣。马登林惊骇万分，向老李连发三枪。〕

贾义：（急上，发现老李已死）蠢货，干嘛不抓活的？

马登林：我……（转题）贾先生，福州已被共军占领，这鹰翅岛靠近大陆，迟早也要完蛋，去台湾的船马上就要开了。

贾义：来人啦！

便衣乙：到。

贾义：牛司令命令，把这鹰翅岛的男女老少统统抓走，房子烧光。

便衣乙：是！（下）

马登林：贾先生，请。

贾义：嗯……不过，牛司令请你留下来。

马登林：（跪下）贾先生，你们不能把我丢下呀！

贾义：你敢违抗牛魔王的命令？（对便衣）走！（下）

马登林：贾先生，贾先生……（追下）

〔火光冲天，国民党残兵掳劫百姓，狼狈逃窜，过场。少顷，台湾渔民依隆从海树丛中出，抱起草丛中的孩子。〕

依隆：（急切地）老乡，老乡！

老李：（奄奄一息）你？

依隆：我是台湾人，在这一带讨海的。

〔老李挣扎着从孩子身上撕下一块布片，写下血书，交给依隆后咽〕

依隆：老乡……

〔依隆抱起孩子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孩子的啼哭冲天撼地，激起万顷怒潮，汹涌翻腾。在激昂的音乐声中天幕映出剧名——“怀抱”——幕徐落〕

第一 场

〔一九七三年秋，距序幕二十四年后的一个傍晚。〕

〔台湾省基隆市阴暗的一角。破烂不堪的渔民住区萎缩在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大楼下。台上的破屋是依隆的家。穿过门口泥泞、狭窄的小巷就是繁华的街道，街道上霓虹灯和汽车声刺耳震耳。住房后高堤上有铁道横贯，远处的大海在不平静地喘息。〕

〔幕启。一列火车吐着浓烟呼啸而过，把天空遮尽。火车轮好象从破败的房顶压过似的，使这些由木板、铁皮、纸板拼搭成的“房子”颤抖，摇晃。透过渐渐散去的黑烟，可见屋内凄凉黑暗，只有笼子里的白燕给屋子增添了些许生气。屋外只见昏黄的路灯下，倚着衣着妖艳的妓女，有行人过场。二警察上，赶走醉汉和妓女，贴告示。阿里、祥梯、阿泉、林通达等群众陆续上。〕

阿 里：大伙看看，这又是一道催命符。

警察甲：（吹哨子）听着！（念告示）“为布告事，凡出海渔民，不得靠近大陆附近海区，违规停靠，就是卖国，接受共党宣传者，以通匪论罪。”

林通达：请问警察先生，近^初被工业污染，已无渔可捕，靠近大陆沿海又不让去，政府到底是主张不主张多打渔。

警察乙：多打少打干我何事，反正这是上边的命令。（下）

祥 佛：唉，如今象是吊着条命在过日子。

阿 泉：唉！（和林通达下）

阿 里：听说，阿虎今天出狱，看看去。

祥 佛：（推门）阿虎，阿虎。

依 隆：（上）阿虎还没回来。你们坐。

阿 里：不，我们一会再来。（阿里、祥佛下）

（少顷，阿彩拖着极度疲乏的身子
上。

阿 彩：阿公。

依 隆：是阿彩呀，孩子，来。（说罢欲起身，腿部剧疼）唉哟。

阿 彩：阿公，你的腿又疼了。

依 隆：不要紧的。孩子，跑了一天，找到事儿做了吗？

阿 彩：（惨然一笑）……这不是阿虎哥的衣服吗？阿公，你老眼睛不好使，以后这种事尽管开口……阿虎今天该回来了吧？

依 隆：是啊，说是今天放他回来。唉，这可怜的孩子，就因为拾到一张共产党的传单，坐了三个月的班房。

阿 彩：这些鸟心肝的强盗，也不知把人给折磨成什么样子。

依 隆：别难过孩子，你阿爸有消息吗？

阿 彩：警察局说我阿爸是共产党嫌疑案，不让见。

依 隆：什么共党嫌疑，不就是在海上收听大陆广播的事吗？唉，如今思乡也有罪。

阿 彩：听说，要是有了四万台币的红包，

有人愿意把阿爸给保出来。要
党嫌疑案要判十年徒刑的。

依 隆：谁说的？

阿 彩：渔会总管李茂财。

依 隆：他这是阎王不嫌鬼瘦啊。

李茂财：（上）老依隆。

阿 彩：李茂财来了。

李茂财：老依隆，还不知道吧，今天回来的几条渔船，都打了不少黄鱼和虾。老板说，你依隆抓鱼有本事，还是请你出海。

依 隆：不是说，“福来”号要进厂大修吗？

李茂财：渔汛不等人，跑十几天回来再修来得及。

阿 彩：阿公，你出海受了凉，腿病又要患的。

李茂财：阿彩小姐，你这个未过门的孙媳妇，大概不晓得，老依隆欠了老板三万多元钱。今天不还本也得付息！（伸出手来）

阿 彩：钱？……

依 隆：（克制）李、李先生……这天气是要起风的。

李茂财：真是瞒不住你这老海上，刚收到的气象预报，风力六级到七级，最大八级。打渔人讲究个，赶风头，追风尾，这是个好时机啊。

阿 彩：海上风紧，阿公你不能去。

依 隆：风紧可有债逼的紧？孩子，不要紧的，穷人的命不金贵。李先生，我收拾一下去。（进里屋）

李茂财：（对里屋喊）记住，船长是林通达。

李茂财：（拦住阿彩）阿彩小姐，恭喜你啦！

阿 彩：你说什么？

李茂财：你的心上人阿虎就要回家和你团圆啦。

阿 彩：（忍住气）多谢你，李先生。就盼

阿虎回来能赶上这趟出海，也好照料依隆阿公。

李茂财：可我听老板说阿虎另有高就啦！

阿彩：什么，阿虎给开除啦？

〔李茂财低声地奸笑，阿彩掏出手提包中一叠钞票递给李茂财。

阿彩：李先生，这点小意思你收下喝杯咖啡吧。求你跟老板说句好话，就让阿虎补个缺吧。

李茂财：（接过钱点了点，将夹在钞票中的一张纸看了一眼，随手丢掉）这么漂亮的小姐求情，我能不给面子吗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（欲下，又转过身来）小姐，其实你是屈不着过这么苦的日子。再说你能眼睁睁地看看你阿爸在监狱里受罪吗？

阿彩：李先生，我……

李茂财：别难过，你不是没有钱吗？请看前面那座“军官招待所”在招收美貌的女招待。

阿彩：不，我死也不干这丢人的事。（跑下）

李茂财：哼，看你还能逃的出我的手心。（下）

〔阿虎上。

阿虎：（进屋）阿公！

依隆：（从里屋出）阿虎，你，可回来了。（拭泪）孩子，他们欺负你了吗？

阿虎：（摸了一下胸口）不要紧的。阿公，阿彩呢？

依隆：大约回家去了。在监狱里你见到阿彩她爸了吗？

阿虎：见到了，……阿公，他……。

依隆：他怎么啦？

阿虎：前天他顶撞了典狱长，被毒打一顿，给拖出去晒了一天的太阳，发痧吐血死了。

依隆：（倚上）噢，天公啊，（抽泣）

阿彩要知道了，不知会怎么样呢。

阿彩：（上）阿虎哥。

〔阿虎、依隆大惊，拿包袱下。

阿虎：阿彩。

阿彩：你坐下，让我看看你，（端详）

阿虎：（给看的不好意思）有啥好看的，一个渔化子。

阿彩：看你说的。阿虎，你饿了吧，这是我给你买的五香茶叶旦，你不是最爱吃吗？

阿彩：阿虎哥，监狱里你见着我的阿爸了吗？

阿虎：见，见着了。（打岔）噢，白燕还活着？

阿彩：它真有灵性，你被抓走后，再也没有听见它叫过。这不，你刚回来，天黑了，它还唱呢！

阿虎：可怜的小东西。

阿彩：阿虎，我阿爸他好吗？

阿虎：（躲避地）他，他好……。

阿彩：我知道了。

阿虎：（紧张地）你知道什么？

阿彩：我知道阿爸一定很瘦，他一定很想念我，你怕我难过，没敢对我说，是吗？

阿虎：是，是的，（话题一转）阿彩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刚才我在半路碰上 一个穷弟兄，拖我到 he 家里听气象广播，你猜听到了什么啦？

阿彩：什么？

阿虎：（神秘地）打开了无线电，我们听到那边广播啦。声音亲切极了。那节目叫“台湾海峡地区天气预报”。据说这节目是新增的。播的又清楚又准确。共产党可关心我们台湾人啦。叫我们作“同胞”。

阿 彩：同胞！

阿 虎：广播末了，还说：“祝同胞们晚安”！

阿 彩：（神往地）晚安！

阿 虎：我这没有爹妈的孩子，听到这声音，就像听到阿妈的呼唤。

阿 彩：阿虎，我都快成你家媳妇了，总没见过公婆，你阿爸阿妈呢？

阿 虎：我阿爸在我未满周岁的时候，给国民党海上侦缉队打死了。

阿 彩：哪你的阿妈呢？

阿 虎：（心烦地）我没有阿妈。不，有，阿公说总有一天要带我去找阿妈。

（突然）阿彩，阿公不许我多问这些事，我也不愿意别人提起。

阿 彩：噢，你别生气。以后，你一定带我去找你的阿妈。

阿 虎：阿彩，我一定带你去。

阿 彩：等阿爸出了狱我们就离开这里，去找新的天地。李先生说了，只要交三万元，我阿爸就可以回来了。可是我没有钱。

阿 虎：阿彩，你真傻！

〔依隆端二碗海蛎汤上。〕

依 隆：阿彩，来，你们一起喝碗海蛎子汤。

（捡起地上的纸）阿虎，这是什么？

阿 虎：（接过）“卖血收据，500CC 实付四百廿元。”什么，你去卖血！

阿 彩：不，这不是我的。

〔阿虎一把拖过阿彩，发现她上臂肘弯部有针孔。〕

阿 虎：阿彩，你！（紧紧地拥抱她）

阿 彩：利息到期了。（安慰地）不要紧的，阿虎哥，你不是说穷人骨头硬吗！

〔阿里、祥佛、阿泉、林通达上。〕

阿 里：阿虎兄弟，你出狱了。

祥 佛：阿虎。

林通达：阿虎，你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来喝一口。（从后袋拿出酒壶）

阿 虎：好。

阿 里：今朝有酒今朝醉。

阿 虎：阿里，你这大学生，也出海？

阿 里：父亲死了那有钱上大学。不能看着老娘弟妹喝西北风，只好和你们一道干这玩命的买卖。

〔李茂财上。〕

林通达：李先生，今夜有风，劳驾跟老板求情，等大风过了再出海吧。

众：对呀。

李茂财：风力最大八级，没有危险。

阿 虎：李先生，不对。

李茂财：怎么不对，这是台北气象台发的。

阿 虎：这次台风是八到九级，最大十级。最近鱼价上涨，你们为了赚钱，串通气象台将台风压等压级，我们讨海的也是人呐。

阿 泉：这机器也太破了。

李茂财：（一楞）你，你的气象预报哪里来的？说呀？

阿 虎：我听说的。

李茂财：你听说的？唔，好啊，你从班房出来还没回家就听上共产党的气象广播啦？

依 隆：李先生，这事可不敢乱说。气象预报有关人船平安。

阿 泉：打渔人收听气象预报，都是听真的，假的可没人听，你说是吗？

李茂财：林船长，你是一船之长，主心骨要拿稳，听说你前年结婚买的家具都是分期付款，要是交不出钱，连你的床铺都要被傢具店搬回去，以前付的款子只好一笔勾销了。（对众渔民）大家听着，现在市场上缺鱼，你们要是在这节骨眼上不肯帮

忙，只怕往后我们老板就不敢再请各位当船员了。你们看着办吧。

(下)

阿 里：算了，林船长，饿死不如冒险，出海碰碰运气去。

林通达：大家记住今晚十二点开航。阿虎、大泉跟我到船上去看看去。(林通达、阿虎、阿泉下)

祥 伟：阿里哥，我妈知道了，不会让我去的。妈祖菩萨保佑我呀！(众分头下李茂财上)

李茂财：阿彩小姐，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不幸的消息，令尊大人……

阿 彩：阿爸怎么啦？李先生。

李茂财：后天法庭就要过堂开审啦，要是令尊大人给判个十年八年的，到时候你就是拉上一车的金子怕也无济于事了。

阿 彩：天哪，真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了。

李茂财：有，“军官招待所”的将军们和外国的阔老板他们又有钱又文明。

阿 彩：不、不，那些人喝的烂醉。

李茂财：在台湾现在干这种活的姑娘有成千上万，人家大学生都可以当舞女嘛。再说女招待是卖脸不卖身哪。

阿 彩：(疑惑地)真的？

李茂财：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，你拿着它走进大楼，就可以领到一笔可观的定钱，你要是有了钱，就可以救出你的阿爸，就可以替老依隆还债。今后你们还可以走的远远的。现在只有你才能救你的阿爸，难道你就不肯做这一点点的牺牲吗？我是救人一命胜搭七级浮屠……

〔阿彩抓住名片跑下。〕

李茂财：哈哈。

贾 义：(上)李茂财，发了洋财啦，这三

的回扣又到手了。

李茂财：贾先生，找我有事吗？

贾 义：我要亲自跟渔船到海上开展对共党心战，同时稽查可疑分子的活动。

李茂财：贾先生，我们这里有个叫做阿虎的臭渔花子，今天刚从班房放回来就偷听共产党的广播。

贾 义：阿虎？

李茂财：要不，再把他抓起来。

贾 义：不忙，这样的人是抓不完的。李茂财，你就把我安排在他们船上。

李茂财：好，贾先生，台风就要来了。

贾 义：唉：(叹了一口气)上面逼的紧哪。最近共产党加紧了对台广播，通过汽球海飘，宣传弹送来大量的传单，画片，那东西是很会扰乱人心的。这次安全局的牛局长下了死命令，把渔会安全室的都赶下了渔船，说不定是有去无回噢。好在我有这个，(掏出袖珍报话器)如有不测，可以直接向上司喊话。

〔林通达上。〕

李茂财：林船长，来，我要保荐一个船员。

林通达：(预感到什么)谁？

李茂财：贾义，贾先生。

林通达：(把李拖到一边)他是渔会安全室的，派到我这条船干什么？我们船满了。

李茂财：林船长，这样的事怕由不得你我吧。贾先生特别交代，你不得泄露他的身份。

贾 义：林船长，抽烟。

〔贾、李下。林通达无可奈何，下。〕

〔阿彩失魂落魄气喘吁吁地跑上。〕

阿虎上。

阿 虎：阿彩，你去什么地方啦？你说话啊！

阿 彩：阿虎，求求你，别……等不。（呆
呆地）我阿爸就要出狱了，过两天
就是中秋节，我们就要团圆了。真
的，明天我就去接他。

阿 虎：阿彩，你说什么呀！

阿 彩：我记得那年也是中秋节，阿爸带我
到海上去，晚上的大海好看极了，
月亮像个大银盘，把兰兰的大海映
得闪闪发亮。我划着船，唱着歌。

（轻轻地唱）

月亮爬上棕榈树顶，
渔船还在大海中摇荡；
阿哥啊，你为什么还不回还，
是不是美丽的唐山使你神往。

风浪别挡住阿哥的渔船，
乌云别遮住阿哥的眼睛，
他的亲娘在唐山啊，
骨肉同胞盼团圆。

阿虎，我有钱了，有好多的钱，刚
才都给了李先生，他说明天阿爸就
能回来了。阿公，这三万元给你，
你把它还给公司的老板。

阿 虎：阿彩，你哪儿来这么多的钱？

依 隆：阿彩，你干了什么啦？

阿 彩：阿虎哥，原谅我，我到军官招待所
……（伏案痛哭）

依 隆：（惊愕）天公啊，你快塌下来吧，
压碎这罪恶的世道啊。

（嚎啕大哭起来）

〔阿虎忍不住跑进去拿出包袱。

阿 彩：（接过包袱）阿爸，你们……快告
诉我，阿爸他怎么啦？

阿 彩：阿爸……（抱着血衣恸哭）

〔李茂财带二警察上。阿里，祥佛
等群众亦上。

李茂财：阿彩小姐，尊贵的将军还等着你陪

他喝酒呢？

依 隆：你要干什么？

李茂财：阿彩小姐自愿以十万台币租给军
招待所，为期半年。我是来带
人的。

阿 虎：我跟你们拼了。

〔被众人拖住。

李茂财：大家让开！（对警察）带人。

众：不许抓人！

〔阿彩奔上长堤，众随下。此刻一
列火车，迎面开来，整个舞台黑
烟笼罩，火车隆隆轧在人们心
上。（伴唱起：

大海呼啸哟风暴起，
穷人怒火哟，要烧塌天和地，
把海洋深的仇恨，
把风暴般的怒火，
深深地藏在心里，藏在心里。

〔火车过后，黑烟散尽，阿虎从堤上
抱重伤的阿彩上，众相随亦上。

阿 彩：（慢慢醒来）阿虎，你一定要带我
去找你的阿妈，你阿妈居住的地
方，一定是新的天地。……乡亲
们，听见了吗？阿妈在呼唤我们：
“祝同胞们晚安”（昏绝）

阿 虎：阿彩！阿彩！

依 隆：阿彩，你睁开眼睛，看看阿公吧。
阿彩！

阿 彩：阿公，我不能服侍你老人家了！
（掏钱）这钱，你拿去治腿痛……。
你们哭什么，听，白燕叫的多好听。

〔阿虎递过鸟笼，阿彩挣扎着掏出
小鸟〕阿虎，让可怜的小鸟去找
牠的妈妈吧。

〔放鸟飞入天空，露出一丝笑容，
死去。

阿 虎：阿彩！阿彩！

〔贾义、李茂财上。〕

茂财：大家听着，潮水已到，“福来号”马上开航。

〔众怒不可遏，李茂财、警察惊骇。〕
〔切光。〕

——幕落

第 二 场

〔次日夜半，台风呼啸，浊浪排空。〕

〔舞台上台轮“福来号”的甲板。〕

〔幕启。风浪飘摇中的破船上，人们惊慌失措，有的绝望了听天由命，有的还在做徒劳的忙碌。〕

阿 泉：（上）船长，完了，真他妈的全完了。

林通达：怎么？

阿 泉：推进器被渔网缠住，越缠越紧，怎么排除。

林通达：（一把抓住）大车，故障无法排除？

依 隆：船长，现在风力有九级啦，看来还在增强。

阿 虎：干脆去见龙王爷算了！

阿 里：（玩世不恭地）不，也许我们能遇难呈祥哩！说不定就要飘到蓬莱仙境啦。神仙邀我们进去饱饱地吃上一餐，再美美地睡上一觉。怎么样，谁去，我请客。

依 隆：阿里，别黄莲树下弹琵琶——苦中作乐啦

林通达：（发现）看，快艇，国军的快艇。

阿里，立即发出信号弹呼救。

〔阿里爬上驾驶台，白、绿、黄、红四发信号弹冲天而起。〕

〔因为有了一线生机，台轮上气氛活跃，但很快就失望了。〕

阿 里：船长，国民党的快艇理也没理咱

阿 虎：（对着扬长而去的国民党快艇）呸！让解放军的军舰干掉你们吧。

林通达：见死不救啊！（决断地）我们不能再飘了，现在随时都可能触礁。抛锚。

〔“福来号”抛锚在汪洋大海之中。〕

贾义从仓内爬出，一个横浪打来，差点把他掀到海里，他抓住栏杆大吐起来。

贾 义：哎哎，我的妈呀，我不行了，（稍有神）林船长，船到什么地方啦？

阿 里：贾先生，我们要都像你这样（装呕吐状）这船早就开进龙宫里去了。

贾 义：林船长，这气象预报把我们给骗了。

林通达：怎么，你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风啊？

贾 义：唉，替人卖命没法子噢，（发现船停了）喂，怎么抛锚了？

林通达：推进器被渔网缠住了。

贾 义：（大惊）啊，那，那还不派人下去排除。（对众渔民）大家要发扬矢志不渝的精神，处变不惊，当仁不让。

阿 里：（没好气地）你自己怎么不去呢？

贾 义：你！

林通达：不要吵了！

〔又一个巨浪把大家打得踉跄。〕

依 隆：通达，不好，船走锚啦。

林通达：别慌，松锚链，各就各位。阿虎，发现过往船只，立即发出呼救信号。

祥 佛：（对天呼叫）阿姆啊，祥佛见不着你老人家啦。（取出符袋，跪下）妈祖菩萨救命啊！

〔依隆、祥佛下〕

阿 虎：船长，看，探照灯，有船向我们开来。

林通达：阿虎，快，用信……他们联络。

阿虎：是！（下）

贾义：好，国军的快艇开来了。（掏出报话器）喂，喂，海猫，海猫，我是狼狗，我是狼狗，快向福来号靠拢。（突然惊恐地）不对，那是共产党的渔船，不许开灯，不许开灯！

林通达：（一把拖住）贾义！

贾义：船要给共产党拖走了，他们就会批判你，斗争你这个台湾人，你要找死吗？

〔林通达楞住，贾义闯进仓内，切断电流，信号灯暗了。〕

众：（上）怎么搞的？电源断了。

〔我渔轮已驶至附近，喇叭在反复呼叫：台湾同胞们，你们受苦了，你们很快就要得救了，请做好靠邦准备。〕

〔众台胞围上甲板，感情激动，欣喜若狂。〕

阿虎：（发现）红旗，五星红旗。阿公，大陆船来了，我们得救了。

〔风浪太大，我渔轮靠不上去，从“福来号”旁开过去，众台胞跟着在船舷跑来跑去。〕

阿虎：船长，风浪太大，船靠不上来。

〔我渔船再次驶进台轮，抛过牵风绳，我喇叭又在呼叫：“台湾同胞们，你们赶快把牵风绳固定好，把牵风绳固定好。”阿虎等人忙把缆绳固定在缚缆柱上，“福来号”立即安稳下来，众台胞舒了口气。〕

依隆：走，我们到后甲板再拉一条绳子。

〔依隆率众下。〕

〔贾义从仓内出，惊恐万分，把林通达拉到一边。〕

贾义：告诉你，万万不能让共产党上来。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台湾的老婆孩子着想！

贾义：（抓过斧头）林通达，你不记得吗？去年安全室就告诉过你，你的妹妹在大陆被共产党害死了。你怎么能让共产党把船拖走呢？砍断它，把这缆绳砍断！

林通达：（愤怒地）砍断缆绳，船毁人亡。贾义，你也一样活不了。

贾义：国军的快艇马上就要到了，林船长，你要当机立断。（递过斧头，命令地）砍断它！

〔林通达接过斧头，思想斗争激烈，最后把斧头扔下抱头痛哭起来。贾义举起斧头砍断缆绳。〕

“福来号”又飘荡在巨浪之中。

贾义：（掏出报话器）喂，海猫，海猫，我是狼狗，我是狼狗……干他娘的！这些畜牲，他们不理睬我们，这下全完了。

众：（上）怎么搞的？

贾义：（把报话器扔到海里）风浪太大缆绳吃不住断了。

〔我轮又一次从“福来号”旁驶过，在危急万分的时刻，我轮有人要跳邦。〕

依隆：（惊呼）不能跳邦，危险！危险！！

〔话音未落，钟海莲率一民兵纵身跳到台轮上。带来两根缆绳。〕

“福来号”得救。

钟海莲：台湾同胞们，我们来晚了。大家受惊吃苦了。

依隆：要没乡亲们，我们就葬身海底了。你们真是天兵天将，救命恩人。（欲跪拜）

众：救命恩人。

莲：（赶忙拦住）同胞们，是祖国派我们来的，是共产党，毛主席派我们来的。

阿林嫂：（含着泪花）祖国、共产党、毛主席……。

——幕落

第三场

〔清晨，曙光初照，彩霞万朵。

〔新盖的东沃大队部门口，石砌的楼房背衬着浩瀚的大海，高大的榕树绿荫如盖，晾着渔网，沉重的铁锚点缀出渔区的风光。

〔幕启。戎装的男女民兵在薄雾里演练刺杀，勇猛威武杀声震天。抬着丰收海带，挑着渔货过场的男女社员停下围观，高小海力“敌”二人，连连获胜，彩声四起。

水生：好！咱民兵连长高小海的刺杀本领真是铁犁把抓痒——一把硬手。

（开玩笑地对阿秀）你说是不是啊？

阿秀：（羞涩地）去你的。

水生：嗨，新娘子还不好意思哪。（众哄笑）

〔阿林嫂一手持猪潲桶，一手提一大纸箱上。围观中的马登林和阿林嫂打招呼。

马登林：阿林嫂，你这姑娘，女婿真是天生的一对。你真好福气啊。

阿林嫂：（爽朗大笑）哈哈……，都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。

马登林：听说今天是他们结婚的好日子。我可要讨块喜糖吃哟。

阿林嫂：好哟！老马同志，晚上来家玩，我都给你准备下了。（提起潲桶）

马登林：……

阿林嫂：啊！对不住，我都忙昏了头，糖果瓜子香烟在这箱子里哟。（指猪潲桶）这是我们大队新引进的一对良种小猪今天不肯吃潲，我寻思是着了凉，给它们烧点好吃的，还打了几个鸡蛋哩。

民兵甲：阿林嫂真是爱队如家啊。

阿林嫂：哟，尽顾着说话，猪潲都快凉了。（对大伙，乡亲们今晚都到我家来吃糖啊！哈哈……。（下）

众：我们都会去的。（准备继续操练）

张海山：（急上）同志们，刚刚接到海场指挥部电报，说我们大队要来稀客了。

众：谁啊？

张海山：昨天晚上我们大队支部书记钟海莲同志指挥的东方号，在69海区奋力抢救了一艘遇难的台湾省渔船，船上的台湾弟兄安全脱险。现在返航途中马上就到。

众：太好了！

马登林：这么说台湾同胞也要来？

张海山：上级指示要立即做好接待准备。小海你带乡亲们到码头迎接台湾同胞，民兵要注意安全保卫，水生，准备鞭炮，锣鼓迎接。阿秀，这座新盖的大队部还没住人，就安排台湾同胞在这里休息。还有，马上把你妈找来，后勤这摊子交她管着！

众：是！（分头下）

马登林：老张，等一下。

张海山：老马，有事吗？

马登林：有件事我想还是提醒你一下好。

张海山：老马，你是县水产局在这里蹲点的干部，又是海莲她丈夫的老战友，我有什么想不周全的地方你尽管跟我提着点啊！

马登林：那当然，哪当然。那阿林嫂参加接待台湾同胞合适吗？

张海山：她是贫下中渔，对解放台湾可热心哪，上个月到敌占岛附近送海飘宣传品表现很好啊。

马登林：我们别忘了，她的老公是蒋匪军，就在对面的敌占岛上。

〔阿林嫂兴冲冲抱一床新被子同阿秀同上

阿林嫂：张大叔，你给的任务我保证完成，那也是受苦人哪！可得好好招待人家。阿秀，哪位台湾同胞要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你这个赤脚医生可得用心照应着点，出了差错，看我收拾你。还不快去码头接着。

阿秀：哎！（背药箱跑下）

阿林嫂：（对一女民兵）海花，跟婶子去煮姜汤，烧水，做饭，炒菜，烫酒，杀鸡罗！

张海山：阿林嫂，等等。（难于启齿）今天你家阿秀结婚，你回家忙去吧，啊。

阿林嫂：你这个当大队干部的，也不看什么是大事，什么是小事。走！（欲下）

马登林：阿林嫂，你是个明白人，直说了也不要放在心上啊，海山叔的意思是，你参加接待有点不太方便。

阿林嫂：（一怔，明白了）就为着我那个冤家在那一边……。

马登林：这是领导对你的爱护。

阿林嫂：（吞口气）张大叔，天凉了，我这条新被子就留给台湾亲人盖吧！（欲下）

张海山：阿林嫂，这是阿秀结婚用的新被子……

阿林嫂：这点心意总可以吧！（擦眼泪）

女民兵：阿林婶子！阿林婶子！（喊着追下）

马登林：这，何苦呢？

水生：（上）张大叔，台湾同胞来了。
〔古乐喧天，在鞭炮声中迎上台渔民。

水生等用烟，茶招待台胞。

张海山：乡亲们，先到里边歇会儿。

〔林通达、阿里、贾义、阿泉、祥佛过场，进大队部。阿虎扶依隆亦上。

水生：乡亲们喝茶。

依隆：（脚疼）哎哟……

阿虎：阿公。

马登林：我找医生去。（下）

高小海：老大爷，医生就要来了。

阿虎：（使劲地为依隆揉着疼处）阿公，您好些了吗？

依隆：（汗如雨注）不要紧的……。

〔钟海莲提一根断缆上。阿秀背药箱紧随在后。

高小海：海莲婶，老大爷腿疼的厉害。

钟海莲：阿秀，快给看看。

阿秀：是。（打开药箱准备治病）

依隆：（扎挣着拒绝）别，别治了，不要紧的。

钟海莲：（取手帕为依隆擦汗）大伯，让姑娘给您治治吧。

依隆：他大婶，求求你们，我这是老毛病了，不要治了。

阿秀：大伯，有病不治怎么行？（阿里上）

阿虎：（难过地扭过头）哎……。

依隆：（捶腿）……

阿里：（拖钟海莲到一边）大婶，听说他们家欠老板三万多元钱，就是这年把老依隆治腿病拉下的。

阿虎：（爆发地）大婶，大夫，你们给我阿公治治吧，多少钱，我阿虎做牛做马还给你们。

隆：（发怒）阿虎，你懂得什么？（忍住疼痛）乡亲们的好意我领了。阿虎替阿公谢谢大婶和乡亲们。

阿虎：（顺从地）谢谢乡亲们。（林通达、贾义上）

阿秀：大伯，我们大队的合作医疗站，看病从来是不收钱的。

贾义：看病不要钞票，天下还有这种事？

阿虎：（不信）真的？

钟海莲：（指阿秀）她就是我们渔船上的赤脚医生。

林通达：渔船上还有医生？

阿里：真新鲜。

钟海莲：乡亲们，在祖国大陆，医院的大门是为劳动人民开的，因为劳动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！大伯，就让姑娘给您治治吧！

林通达：老依隆，果真如此就治治吧！

阿秀：大伯，来。（为依隆针灸）
（张海山上）

钟海莲：老张，台轮在海上停机是因为车叶被渔网纠缠——

张海山：我马上派人去排除。（下）

林通达：那太感谢了。唉，咱讨海人的命真不值钱，老掉牙的机器也不换换。

阿里：想起刚才船上的事，我们心还扑通通地跳——多亏这位大婶给我们送来了牵风绳……

钟海莲：可是老乡，为什么已经固在缚缆柱上的缆绳又忽然断了？

〔马登林上。〕

阿虎：（白了通达一眼）准是咱们船上那个短命的，把缆绳给砍了。

贾义：阿虎啊，这几十吨重的船，加上这么大的风浪，一根小缆怎么架得住，八成是给扯断的。

阿虎：扯断的？放他娘的狗屁，断缆下船

把斧头是谁丢的？

林通达：（制止）阿虎！

阿里：船长，你说那把斧头是怎么回事？

林通达：咳……（有口难言，下）

依隆：老贾，你说说，断缆那会是你和通达在一起啊。

贾义：我？（对海莲）咳！大婶啊，这不能怪林船长，谁当家遇到这种事都要慌神的。

钟海莲：慌神？遇难渔船刚刚得救，做船长的会砍断缆绳，把大伙往死里推？！

阿里：哼，就怕咱们船降了灾星了。

贾义：你——

马登林：好了，好了，乡亲们既然人船平安，就别为一点小事伤了和气。

贾义：对对，（对马登林）这位先生……

马登林：——本人是县水产公司的，姓马。

贾义：（似曾相识）马……马先生。

马登林：海莲，我到后边看看。（下）

贾义：（望着马登林背影）这位先生姓马

钟海莲：你认识他？

贾义：不，不认识。哎哟……我有点头疼，大概是着了风寒，我到里边歇会儿。

（林通达上）

贾义：林船长，渔汛一刻值千金，我们要尽快出去打鱼，乡亲们你们谈……
（下）

钟海莲：这位老乡在你们船上……？

林通达：（上）他叫贾义，是敝船的船员。

钟海莲：噢……

林通达：大嫂，我想等推进器故障排除了，我们就走了。

钟海莲：林船长，放心吧，党的政策是来去自由，这次你们远道来，是我们的稀客呀，我们欢迎同胞们多住几天。

〔依隆被针灸麻的〕

阿 秀：大伯，你感觉怎么样？

依 隆：哎呀，又麻又胀，松快多了。

林通达：你可真有本事啊，小姐。

钟海莲：哈……我们不兴叫小姐。

阿 秀：我叫阿秀。

依 隆：真没想到啊……在台湾我们这些年多少也听过大陆的变化，可是耳闻不如眼见啊，大陆好，大陆的人更好。

阿 里：船长，我们住下吧，让乡亲们带我们去观光观光吧。

祥 佛：船长，这次我们死里逃生是菩萨保佑，乡亲们搭救，这观光也是天赐良机啊。

钟海莲：祖国大陆本来就是你们的家。

依 隆：通达，你看呢？

林通达：这……要让渔会安全室知道了，能饶得过咱们吗？

依 隆：通达，听说你有个妹子在大陆，你不想见上一面？

林通达：她两年前被害死了。

钟海莲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林通达：有人告诉我，说就因为我是台湾人……

〔看了钟海莲一眼，没敢说下去。〕

钟海莲：不可能，热爱祖国的台湾同胞在党的关怀下，都过着幸福的生活，成了新中国的主人，你要多住几天就可以亲眼看见的。

高小海：林船长准是听了国民党的造谣宣传。

阿 虎：船长，台湾那邦狗特务的话不能信。

阿 里：机会难得啊。

林通达：观光当然好罗，可我是船长，炒豆大家吃，炸锅一人担，出了事我……

阿 里：要是出了事，你往我阿里……我一人顶了。

祥 佛：这事大家顶了，跟你船长没牵扯也

林通达：话是这么说啊……

钟海莲：船长，船长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跟乡亲们在大陆看看新中国的变化不好吗？

阿 里：我们先住下吧，船长。

众台胞：对啊，船长。

林通达：既然大家都想观光，那就先住下吧。

钟海莲：乡亲们，我代表东沃大队的贫下中渔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！（众鼓掌）

阿 秀：这次你该先到我们合作医疗站治腿病。

依 隆：多谢你了，真比亲闺女还亲哪。

高小海：阿虎，今天晚上到我家作客，让阿秀妈宰两只鸡，烫壶酒……

钟海莲：对了，今晚他们俩（对小海、阿秀）成亲，请乡亲们去作客，吃喜糖。（众台胞称谢）

高小海：阿虎，我带你去看看新开的茶山。

阿 虎：多谢！（与小海同下）

（海莲、阿秀扶依隆下）

祥佛及台渔甲跟进屋内。

阿 里：走，船长，咱们到船上换件干净衣裳，在祖国大陆作客，也得先去去这身鱼腥味。

林通达：嗯。（欲下）

〔贾义上。〕

阿 里：贾船长，快准备一下，晚上参加婚礼哩。

贾 义：（大惊）参加婚礼？林船长，这是你的意思？

阿 里：这是大伙的意思。

贾 义：林船长，可别忘了，警察局的告示

上明文规定，这“违规停靠，就是卖国”呀！

里：放他妈的狗屁！大陆又不是外国，怎么上了大陆就是卖国？老子爷爷还是大陆人呢，回家看看就不行了？（对林通达）别跟他罗索，快走啊。（拖林通达下）

贾义：（望着他们的背影）……干你娘！回去收拾你。

〔马登林边喊海莲边上。〕

贾义：马先生，你等等。

马登林：有事吗？

贾义：马先生，此次海上遇难，幸蒙大陆义胞冒险救援，如此再生之恩德，永世不忘。

马登林：应该的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再说也是海莲同志他们巧遇上的嘛。

贾义：还有比这更巧的呢。谁能想到你我一别廿四年，今日又重逢。

马登林：（大惊）你说什么？

贾义：我说贾某今日幸会一位老朋友。

马登林：谁？

贾义：他是当年海上戡乱侦察队的分队付。

马登林：啊！

贾义：民国三十七年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，跑到鹰翅岛，摇身一变，成了共产党干地下的……

马登林：那，他已经参加了革命。

贾义：不过，在鹰翅岛沦陷前夕，为了掩护国军撤退，他把岛上地下交通网给卖了。

马登林：你血口喷人！

贾义：我还亲眼看见他向一个姓李的共产党连开三枪！

马登林：（挣扎）你嚣张什么！别忘了站在你面前的是共产党干部。我要马上

把你这个国民党特务抓起来！

贾义：（阴险地）哈哈……。求之不得，我正准备向共产党投案自首呢，请吧。

马登林：（软了）你，你要干什么？

贾义：老弟，牛局长经常在我们下属面前，夸奖你的雄才大略。

马登林：牛局长？

贾义：就是当年指令你潜伏下来的牛司令。

马登林：他？

贾义：这次就是他派遣我们到海上反共党心战。

马登林：你害苦了我哟。

贾义：你混的不错嘛。

马登林：哼，你们一走就是廿多年，谁晓得我天天担惊受怕，小心翼翼的。

贾义：（耳语）振作起来吧，北方的那个外国老板想来当家，时局要变了。

马登林：鬼都不信。

贾义：信不信由你。（板下脸来）我有事交你办，我们船上这些臭渔花子想住下来观光访问，他们一定会被共产党的宣传赤化……

马登林：那你打算？

贾义：（把香烟掐断）赶走！马上把他们赶走！

马登林：这……有人来了。（贾义、马登林分头下）

〔钟海莲、阿秀上。〕

阿秀：海莲婶，这老大伯好象有满肚子的苦水，可又没倒出来。

钟海莲：是啊，阿秀，我们就是要把祖国人民的温暖送到受苦受难的台湾同胞的心坎上。（阿秀点头）对了，你那个热心肠的妈妈今天怎么不见了？

阿 秀：海莲婶……（掩鼻）我还要给大伯熬草药去哩！

（下）

〔阿林嫂从另一方上。〕

钟海莲：阿林嫂，女儿的婚事还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？比方钉个被子，贴个对联什么的。

阿林嫂：你费心了，这些活，村里的姑娘小伙子全都包下了。

钟海莲：那么，今天晚上我来给你招待客人，端茶送水分糖果这总行吧？我还替你请了稀客呢。

阿林嫂：都是谁啊？

钟海莲：台湾同胞，欢迎吧！

阿林嫂：不，你别……

钟海莲：怎么啦？

阿林嫂：我不配。（痛苦地）也要避避嫌疑。

钟海莲：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？

阿林嫂：（有难言之隐，摇摇头）没什么，这是应该的。（欲下）

钟海莲：等等，给你看样东西，（掏出一张传单）你写给你老公的那封信，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已经对台广播了。上级说写得很好，还印了传单呢。看。

阿林嫂：唉，给这丢人的东西写信，还值得糟踏这么好的纸张。

钟海莲：这也是和蒋介石做斗争嘛。前几天解放军给敌占岛打了宣传弹，就有你的这封信。

阿林嫂：（感动地）哎，兴许阿林还真能看到这信呢！（抹着泪）

钟海莲：哈哈，台湾同胞多也是受苦人，让他们看看你的翻身日子多好啊。

阿林嫂：哎。

钟海莲：晚上多准备些糖果。

阿林嫂：（回头）这事我自己会办的。（下）

〔钟海莲另一方向下。马登林、依隆从内出。〕

马登林：老依隆，你腿脚不灵该多休息呀。

依 隆：阿虎爬小山坡，看景致去了，我，看他回来了没有？

马登林：老人家，听说你们想住下来参观访问？

依 隆：是啊，大伙儿都是这么盼着。我也想去打听一个女人的下落。

马登林：一个女人的下落……？

依 隆：说来话长，在鹰翅岛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她丈夫壮烈牺牲，她丢下未满周岁的孩子，游过海去给解放军送情报。

马登林：（一怔）你认得那个女人？

依 隆：那天晚上天黑的像锅底，没看清……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一直不知那个女人现在还活着不。

马登林：（一咬牙）死了，那个女人死了。

依 隆：死了！？

马登林：死了，二十多年前，就在那天夜里，被国民党的海上侦缉队打死的，尸体在海滩上整整放了三天哪。

依 隆：咳！真凄惨！

马登林：那孩子呢？

阿 虎：（跑上）阿公。

依 隆：……孩子。

阿 虎：（兴奋地）阿公，我爬到山顶上去看啦，阿彩的话真灵，这里果真是一个新天地呀，山是青的，水是蓝的，庄稼就象一块老大的绿缎子，那边修船厂的汽笛“呜……呜”直叫，好象在招呼我：欢迎你啊，阿虎！”把我的心都叫热了。

依 隆：看你美的。

阿 虎：在小山坡上，我看见给你打针的那个姑娘，爬到又高又陡的礁石上采

草药，听小海说是给你治病的。

隆：阿虎，快去邦邦阿秀姑娘。

虎：好（下）

马登林：就是他？

依 隆：唉！

马登林：可怜的孩子……老人家，为了这孩子你可得把往后的事情想周全才是啊。

依 隆：这话怎么说？

马登林：这事除了我可千万别再提了，你们船上的人都是从台湾来的，人多口杂，今后回台湾要是传出话去，说这孩子有个共产党的父母，那边的人能饶得过他吗？弄不好连你的老命都难保呢。

依 隆：我们船上的伙计倒都是穷讨海的。

马登林：人心隔肚皮的事，谁说的准。

依 隆：说的也是。

〔林通达、阿里上。〕

林通达：依隆伯，你看阿里。

依 隆：咳，阿里，我说你就别穿那么花的衣裳了。

阿 里：如今在台湾，男人的头发越留越长，女人的裙子越穿越短，服装商店的衣服越卖越怪，这件还算好的呢。

林通达：（取出铜壶）老依隆，这次我要带上一壶大陆的泉水回台湾，让我一家人都尝尝祖国的甜水。

马登林：好啊，乡亲们来作客，我们请都请不来，欢迎，欢迎啊，不过……

依 隆：怎么，老乡？

马登林：唉，怎么说呢？

依 隆：讨海人喜欢直来直去，你就直说了吧。

马登林：嗯，这么说吧，这大陆台湾两方交战，是打了几十年了。如今我们这

阿 虎：我，山上有雷达，坑道有机器，左边是炮台，右边是阵地，那都是军事机密啊，不怕你们见怪；不防的紧点儿能行吗？（阿虎上）

阿 里：我们都是穷讨海的。

马登林：说的是啊，可这也难保不出事，万一说句把错话那就要搞阶级斗争啦。

阿 里：这么说我们还是走掉算了。

阿 虎：怎么，要走啦？

林通达：老依隆，你说呢？

依 隆：你是船长，你决定吧。

阿 虎：唉——

林通达：（把铜壶放在桌上）算了，等车叶的故障一排除，我们立即上东面渔场。〔马登林下，海莲上。〕

钟海莲：乡亲们，你们怎么啦？

阿 虎：信不过我们，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。

钟海莲：信不过？大伯，这话怎么说？

依 隆：孩子，给乡亲们看看，看看我们在台湾过的日子，也好让乡亲们……

阿 虎：你们看，这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给我们的好处。

〔阿虎亮开衣服，露出满是伤痕的胸脯。〕

〔马登林上。〕

钟海莲：（摸着阿虎身上伤口）乡亲，你们吃苦了。

依 隆：这是前些日子抓到监狱里落下的。

阿 秀：该死的蒋介石就会欺压老百姓。

钟海莲：（发现阿虎身上的弹痕）乡亲，怎么还有子弹留下的伤疤啊？

阿 虎：嗯。

钟海莲：什么时候受的伤？

阿 虎：听阿公说，在我未满周岁的时候被国民党海上侦缉队的子弹打伤的。

钟海莲：你今年几岁了？